

增編五公祠誌略為景賢錄緣起

余弱冠就讀郡城中學，嘗從師遊五公祠蘇公祠與邱海兩公祠，見所祀唐宋明諸先賢，輒不禁低徊久之：儼然想見古大賢之處世，進固竭謀靈慮以效其忠；退亦居安行素以俟其命，不枉道以徇人，不愛身以避事，用行舍藏，蓋無入而不自得。當其禍患之來，尤能以節義自見，凜乎有不可奪之志，以帥其氣，雖萬死而無辭，信非富貴所能淫，威武所能屈也。又於祠側謁漢路馬兩伏波將軍祠，聆師講述珠崖收歸版圖故事，更深景仰吾族先民之偉大，與深痛夫當日國勢之不振不克起兩將軍而語之，油然有萬里雄飛「男兒當戰死沙場以馬革裹屍還」之慨！厥後參加革命投筆從戎，入黃埔軍官學校，隨軍于役東西南北十數省，廿有餘年迄無由重履其地，但於此數公立身行事之精神，罔無日不與吾夢寐相接。今歲七月，適因公由省回瓊，得再申展謁，覺兒時景象，宛在目前，惜邱海兩公祠已淪廢墟，餘祠幸尙無恙，惟年久失修，且遭倭亂，剝損不堪，實不勝其人世滄桑盛衰興廢之感！為之流連不去者竟日，復念諸賢之於吾瓊，正如日月經天，江河緯地，武功文事，照耀百世，永為吾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之明燈，為後人者，可勿仰承前徽，進思

光大，爲開來繼往計耶？爰於其地東濠畔海文化教育界諸君子，舉行文化發育座談會，羣賢歡集，相與縱譚諸公史事，極言文化相因之理，謂非有唐宋諸賢之謫宦南來，當不易有明代邱海二公之崛起，蓋諸賢之不幸，正吾瓊之幸也。而邱海兩公之傑出，尤爲吾瓊之光輝，今者自明以降，又數百年矣，前型未泯，來日方長，遽謂古今人不相及可乎？是在衆爲之力而已。耆紳黃醒農先生久執祠事，倭亂中竭力保持，祠得不毀，於座間出珍藏五公祠誌畧見示，云經兵燹，版已滅絕，囑爲重付鉛槧，余感其意，應之，持歸瀏覽一過，惜其簡略不詳，回省後加採史載諸公列傳，增爲是集，畧曰景賢錄，以前書僅稱五公，不足以賅諸賢，且亦以復原稱景賢祠之舊。後之覽者，其將有感於斯編，則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見賢而思齊焉，余血黃醒農先生之愿爲不虛矣。

文昌黃珍吾 三十六年十一月序於廣州行轅新聞處

五公祠建修經過

蕭案賈太守棠，於清康熙年間，重建景賢祠，祀蘇文忠公邵文莊公，而五公亦並祀之。既而祠廢，迨光緒十五年，朱觀察采，景仰前賢，始於郡郊之北，建海南第一樓，以祀李衛國公德裕李忠定綱趙忠簡鼎李莊簡光胡忠簡銓顏曰五公祠。復於祠之左右，建精舍，仿學海堂例，設專課三十名，選高才生肄業其中，采購經籍，驟經史詞章之學，又建蘇公祠於樓之東偏，以存古蹟，崇基竣宇，蔚爲大觀，費二萬餘金。均從公款籌撥。至民國成立，無人管理，祠之門戶，悉被盜竊，遂致荒蕪。民國四年夏，道尹朱爲潮。以五公祀典，不可久廢。乃集官紳商民，捐款數千元，重修之，祠宇乃煥然一新。復修葺左側之昭忠祠，改爲兩伏波祠。又就舊龍王廟風神廟已圯塌者，闢其地，築粟泉亭，洗心軒於其中，以爲遊憩之所。遍栽花木，疊石成峯，石洞荷池，左瀉滄崎，名之曰瓊園。遂盡復前賢名勝。

重修瓊州五公祠文

道德與勢利，相背者也。孔子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中國昔時，已有道德歇絕，口且汨沒於勢利之說，殆如狂瀾之既倒而莫之挽也。然君子立身植品，猶舍彼取此，豈意孤行，雖赴湯蹈火而不懼者，豈其智不愚夫愚婦若哉？易曰：「無平不跛，無往不復。」語曰：「德不

孤，必有隣，「又曰：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，實有不可磨滅者存也。」今日歐風東漸，世界潮流。已如江河之日下，莫不鄙道德爲迂談，以勢利相爭競，幾成舉國若狂之態。予生也晚，丁茲世變，又不能避世無悶，以廢棄自甘。甲寅歲，就職在都，遇朱清丞觀察，心儀其有道，就而請益，蒙示以誠，爲之傾心者久之。及至宦游來粵，奉檄文邑，復得託庇於觀察棧蔭之下，觀察公餘之暇，於勞形案牘而外，思有以表彰前賢，爲膺世勵俗之舉，見瓊州有所謂五公祠者，頽垣敝瓦，漸就荒廢。蓋遭改革以來，地方有司，已視爲無足輕重之物，而漠焉置之矣。觀察乃商同黃植生鎮守使，徐澹如知事，姚繼枝局長，邀集官紳商學，倡捐鉅資，並酌撥公款，擇日重修，一新其廟貌，落成有日，承觀察不棄，屬爲文以紀其實。予識淺學疏，辭不獲已，姑就觀之意，代爲引伸，以爲瓊屬告曰：五公祠者，蓋昔之賢有司所立，以奉祀膺相李德裕，宋相李綱，趙鼎，學士李光，秘書監胡銓，之數賢者，事業文章，彪炳史冊，人皆得考而知之，予獨有見於勢利之不可恃，而道德之不容終滅也。夫五公之留遺跡於瓊世，非得志於瓊，乃胥因譏間而遭竄逐，相繼以適茲土也，若據今日學說，以天演優勝劣敗之例言之，應視以爲戒而去焉若渙者，今復相與提倡而表揚，豈不爲今世智巧之所竊笑？而卒不然者，其中有至理焉。善與惡之垂於兩間，皆出於一誠而不可掩，胥不得以僞爲，所謂不誠無物也。五公在當時，身遭患難，蹈道而行，不見撓於勢利，卒抱其卓然不朽之道德，長與此永古之山河而並著，又豈五公之初念所及哉！然既誠保道德以終，積厚流光，將必有道德相同者。出而爲之闡微揚幽，以爲之後焉；及至代遠年湮，流風幾絕，又必有道德相同者，出而爲之追溯前徽，垂型將來，以爲之後焉。莫爲之先。雖美弗彰；莫爲之後，雖盛弗傳，今也觀察鳩工庀材，整舊爲新，又復就祠旁已毀之龍神風神兩廟遺址，建一園，額曰瓊園，內設亭軒，雜以池石，名其亭曰粟泉，有重農務本之意焉。名其軒曰洗

心，有潔已愛民之意焉。雖因園下有浮萊洗心兩泉，名以紀實，而慈祥愷悌之雅懷，已自流露於其間。且將祠左之蘇公祠，略爲修葺，左側之昭忠祠，改爲兩伏波祠，祀漢時有功於瓊之路馬兩將軍，亦同此表彰前賢之意，尤令民欽仰不置，又於祠右開築馬路，偶得一泉，清而不寒，與浮粟泉天然相對。取名濟泉，瓊人謂觀祭精誠所感，故有此甘泉出現云。爰爲歌以頌之曰：乾坤浩氣垂太虛，浮雲富貴皆唾餘。滄海桑田有遷變，祇此崇廟難邱墟，生也有爲死不朽，觀風使者新其居。祠與斯島同千古，昔受折磨今何如？

後學前帝翰林院檢討署民國文員縣知事高桂馨謹撰

後學前清賜進士出身民國福建政和縣知事李熙敬書

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立

漢書路博德傳（附銜青霍去病傳中）

路博德西河平州人，以右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。票騎死後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，伐破南越益封。其後坐法失侯，爲瓠弩都尉，屯居延卒。

路伏波將軍邳離侯畧傳

路博德漢西河平州人。初爲右北平太守。元狩四年，以功封邳離侯，遷衛尉。元鼎五年，南越